

## 70 隔河對峙

韓復榘部撤守黃河南岸以後，從一九三七年十一月十六日，到十二月二十三日，在此一個月零一週的時間內，戰事相對平靜。日軍偶爾隔河炮擊，飛機也來過幾次，在濟南丟幾枚炸彈就飛走了。日機還來過兩次空投「通訊筒」，發動「政治攻勢」。韓復榘將日人通訊筒內的勸降信掛在辦公室內示眾，以示抗戰到底。

十一月二十八日，第五戰區司令長官李宗仁偕參謀長張任民到達濟南，視察防務。韓復榘與李討論時局及戰略問題，二人作竟夜談，當晚李就住在韓的司令部。當時南京剛淪陷半月，人們記憶猶新，因此黃河防線能否守住，對於李、韓來說已不是問題，他們討論的關鍵是，黃河防線一旦被敵突破，第三集團軍將撤往何處。李的意思是「第三集團軍以沂蒙山為後方，必要時將彈

藥給養物資等運往山區，準備打游擊。」韓不同意，反駁說：「浦口已失，敵人即將打到蚌埠（第十一集團軍李品仙部防地）。他們（指蔣嫡系部隊）節節撤退，我們沒有了退路，豈不成了包子餡嗎！」李不答，頗為難堪，會談不歡而散。（註一）

其實韓復榘的這種想法也未免失之偏頗，大兵團在敵後山區打游擊不見得就一定是死路一條。李

宗仁嗣後在回憶錄中說：「我遂派廖磊率第二十一集團軍在大別山內打游擊。最初在我們想像中，在敵後打游擊是件極艱苦的事。孰知事實證明大謬不然。大別山根據地後來竟變成敵後的世外桃源，比大後方還要安定繁榮。」（註二）何思源後來也說過：「其實，這（指進沂蒙山打游擊）才是韓復榘的生路，當時，大家都未認識到。」（註三）

在韓復榘看來，將第三集團軍趕到山裡去打游擊的計畫不僅是極其荒謬，而且是別有用心



第五戰區司令長官李宗仁

（註一）孫桐萱：〈韓復榘被扣前後〉，《文史資料選輯》，第五十四輯，第一百〇二頁。

（註二）李宗仁口述，唐德剛撰寫：《李宗仁回憶錄》，第七百五十九頁。

（註三）何思源：〈我與韓復榘共事八年的經歷〉，《文史資料選輯》，第三十七輯，第二百二十五頁。

的。韓認定這個主意肯定是源自大本營，李宗仁不過是個「傳話筒」。李雖然聲稱自己在北伐之後，也屬於「中央」一份子了，但在蔣介石的心目中他還是個「雜牌」。李其實心裡也明白，他曾說：「蔣先生自北伐以來，便一心一意要造成清一色黃埔系部隊。他利用內戰、外戰一切機會來消滅非嫡系部隊。這種作風在對日戰爭中，更變本加厲。」（註四）

李宗仁在其回憶錄中也提到當年赴濟南與韓復榘會晤一事，而且言之甚詳。說是韓向他求教中國抗戰之前途，他則從國內說到國際，從中國抗戰說到歐戰，從歐戰說到世界大戰，條分縷析，侃侃而談。「韓復榘聽了我這番分析之後，如大夢初醒。」（註五）隻字未提「吃包子」一事。

實際上，包括韓復榘在內的西北軍人對以李宗仁為首的桂系軍人一向很不屑，很難設想韓會向李請教什麼中國抗戰之前途，更難想像韓聽了李的話會作「大夢初醒」狀。

北伐期間，第二集團軍彰德前線情勢危急，馮玉祥連續三次急電第四集團軍總司令李宗仁，懇請從速派兵北上支援，口氣幾近哀求，但毫無結果。宋哲元曾對人說：「北伐時，白崇禧過新鄉，先生（指馮玉祥）請他吃飯。飯後，白回到車上，對隨從人員指著我們演習的部隊說：『西北軍將來是我們革命的勁敵！』」

韓復榘在與李宗仁會晤之後，認定蔣介石不肯給他出路，既然如此，他只有自己找出路了！

（註四） 李宗仁口述，唐德剛撰寫：《李宗仁回憶錄》，第八百四十九頁。

（註五） 李宗仁口述，唐德剛撰寫：《李宗仁回憶錄》，第七百一十二頁。

李宗仁回到徐州第五戰區司令長官部，數次派人到濟南，向韓復榘要求調回原由大本營配屬韓部的炮兵第一旅（旅長史文桂）第一團（團長李汝炯）。該團轄兩個山炮營，裝備博福斯山炮二十四門，此山炮是蔣介石以重金從國外購買來的。

博福斯M一九三〇／七五毫米山炮是由瑞典博福斯廠製造生產。瑞典博福斯廠是德國克魯伯軍火工業的子公司，因此博福斯山炮實為德國技術，此炮一九三〇年開發成功，是當時最新式的山炮。一九三〇年末，國民政府開始向博福斯炮廠訂購山炮，價格為每門山炮一點六萬美元，山炮彈每發二十美元。此山炮曾用於淞滬會戰，大顯神威，被上海媒體渲染為「神炮」。

韓復榘軍缺乏重武器，為加強黃河防線，韓向大本營要求調配重炮。蔣准所請，於一九三七年九月上旬，將炮兵第一旅第一團調至濟南，沿黃河南岸、齊河至周家口之線布防，其中炮兵第一營第三連駐黃河北岸之臨邑，歸曹福林第五十五軍指揮。炮兵第三連進入陣地之翌日，日軍步騎不斷向我步兵前沿陣地騷擾。丁正國連長奉命開炮射擊，日軍當即人仰馬翻，一處物資倉庫亦中彈起火。此後日軍攻勢日益猛烈，韓擔心昂貴的博福斯山炮落入敵手，無法向中央交待，命曹軍長不惜一切代價，務必將山炮護送到濟南。入夜，丁連官兵用棉布包裹山炮輪子，以繩索紮緊馬嘴，在五十五軍士兵護送下，悄然越過日軍封鎖線，通過橋面已嚴重破損的黃河鐵橋，安全到達濟南馬鞍山炮兵陣地。次日下午三時左右，丁連長從望遠鏡中觀察到黃河對面鵲山頂上有二十多名日本軍官正手執地圖向我方窺測，一邊指手畫腳。丁立刻下令開炮，敵軍官頓時倒下一片。

韓復榘對李汝炯山炮團倚畀甚殷。李宗仁欲將山炮團調走，韓執意不放。韓對來人說：「這個炮團是我直接要來的，你們自己可以向中央要。這個炮團在抗戰時期，絕對不能給你們調走。」（註六）

後蔣伯誠從中斡旋，韓仍拒絕交出山炮團。但最終在蔣介石的壓力下，博福斯山炮團還是被強行調往津浦線南段，先後配屬第一二二師、第二十五師。

對此，韓復榘十分氣憤。他對何思源說：「蔣叫我們在山東死守黃河，抵住日軍，原說派重炮支持的，到快用的時候，忽然抽調走了。他們不守南京，卻叫我們死守濟南，叫我們用步槍跟日軍拚麼？」（註七）

李宗仁對此也十分氣憤，認為是韓復榘沒把他這位司令長官放在眼裡。後韓在開封被扣後，孫桐萱見李，請說項，李猶提及此事，餘怒未消。

十二月四日，宋哲元第一集團軍總司令部撤退到黃河南岸。

十三日，南京陷落。

經過歷時一個半月的魯北作戰，韓復榘深感自己的部隊無論是武器裝備，還是戰鬥力，都與日軍相去甚遠，如繼續與日軍死打硬拚，只是徒供犧牲，於事無補。在剛剛結束的淞滬會戰與南

（註六）孫桐萱：〈韓復榘被扣前後〉，《文史資料選輯》，第五十四輯，第一百〇二頁。

（註七）何思源：〈我與韓復榘共事八年的經歷〉，《文史資料選輯》，第三十七輯，第二百二十五頁。

京會戰中，國軍分別投入七十八個師及十四個師，最終仍以失敗告終，第三集團軍的五師一旅能守住漫長的黃河防線嗎？韓認為，在長期抗戰之大戰略下，與其死守黃河，悉數被殲，不如有意畫撤退，保存實力，以利再戰。

實際上，韓復榘早就持有「中國抗日必須西撤而後反攻」的戰略思想。八月二十二日，梁漱溟陪同軍事家蔣百里到山東視察防務。「韓即向蔣百里明白表示：對日不求現在決戰，但求能戰能退，中國必撤至平漢線以西，待得到國際援助後，再反攻過來，方能取勝；如目前即進行決戰，徒供犧牲，不如暫時保存實力，以待來日。」（註八）

韓復榘的戰略思想應該是沒問題的，事實證明，此後八年抗戰的發展軌跡也大抵如此。但是，戰略決策是大本營的事，韓雖尊為戰區副司令長官、集團軍總司令，也不過是一名高級戰地指揮官，必須服從大本營的指揮。「軍人以服從命令為天職」，韓無論有什麼理由，也必須服從大本營的命令。蔣介石後來欲置韓於死地，其實用不著勞神費力，拼湊什麼「五大罪狀」，僅以「不遵命令，擅自撤退」一條，就足以要韓的命了。

梁漱溟分析韓復榘在退守黃河防線後，為什麼要「急切求退」？他認為原因有「下列三層」：

「一，當時此路（津浦路）敵我雙方兵力均極薄少（我方除韓部外並無其他隊伍，魯東方面韓部所空出之防務亦未填補），雙方均不著重在此，不於此決戰。」

（註八） 梁漱溟：〈七七事變前後的韓復榘〉，《傳記文學》，第五十三卷，第一期，第三十一頁。

二，韓氏自始抱『中國必須西撤』之見解。八月二十二日，余陪蔣百里先生晤韓。韓即謂不求現在決戰，但求能戰能退。對於前途大勢，認為中國必撤至平漢路以西，待國際援助，再反攻過來，始有辦法。故以兵力於此時決戰，徒供犧牲；不如保全實力，以待反攻機會。又自知所部品質兩差，不堪作戰，一經決戰，必致消滅。故蓄意退至南陽、漢中等地練兵，以冀不失為參加反攻的一個單位。

三，韓氏自付退路在魯西南，而敵人在平漢線已達安陽、大名，將斷其後路，自非急退不可。」（註九）

韓軍撤守黃河南岸後，一次，何思源問韓復榘：當前的抗日戰爭是不是全面的，是不是民族戰爭？韓回答說：這是全面的戰爭，打到底，中國一定能勝利。但又說：「我們要最後參戰。」並說已電中央，請求向後方調了。何懷疑這種辦法能行得通，怕蔣不同意。韓說：「現在全面抗戰，中央顧不得問我們。」（註一〇）

韓復榘顯然是誤讀了形勢，低估了蔣介石的謀略，其在政治上的幼稚由此可見一斑。

大本營擬將第三集團軍拉進沂蒙山區打游擊的計畫及調走博福斯山炮團的作法，被韓復榘認

（註九） 梁漱溟：《抗戰初期告山東鄉村建設同人同學書》，武昌鄉村書店代印。

（註一〇） 何思源：《我與韓復榘共事八年的經歷》，《傳記文學》，第六十一卷，第五期，第一百〇七頁。

為是「即在全面抗戰中，蔣介石也有先犧牲他的詭計」，<sup>(註一)</sup>從而更強化他保存實力的意願。

蔣介石究竟有無如此「詭計」呢？與蔣共事多年，並參與「開封扣韓」事件的李宗仁作如是說：「西北軍系統瓦解，部隊零星流散。雖經中央收編，然因蔣先生一心一意要藉對內對外的戰爭，把這些『雜牌』部隊消滅，所以平時扣發軍餉，戰時不予補充，待該部在戰爭中消滅殆盡時，中央便藉口將其番號取消。」<sup>(註二)</sup>

韓復榘在豫省當過主席，又在那裡駐過軍，打過仗，對河南比較熟悉；南陽一帶曾有位西北軍出身的彭禹亭，在地方上搞村治，進而實行「宛西自治」，很有成績。彭是梁漱溟的同道與朋友，與韓私交甚密。

彭禹廷（一八九三—一九三三），名錫田，字禹廷，河南省鎮平縣七里莊人，中國鄉村建設運動的主要代表人物之一，宛西自治運動的領袖。他所創辦的宛西自治曾被鄉村建設派奉為樣板，在鄉村建設派中享有很高聲譽。彭禹廷還是紅軍將領彭雪峰的族叔。

彭禹廷早年考取開封知新中學、河南優級師範、北京匯文大學外語系，旋因家貧肄業，任教於河南省立南陽第五中學（南陽一中前身）。一九一九年十月，赴陝西路政局從業潼關路政。

一九二〇年，時任第十一師（師長馮玉祥）第二十二旅旅長張之江舉薦彭任馮玉祥衛隊團書記

<sup>(註一)</sup> 何思源：〈我與韓復榘共事八年的經歷〉，《文史資料選輯》，第三十七輯，第二百二十五頁。

<sup>(註二)</sup> 李宗仁口述，唐德剛撰寫：《李宗仁回憶錄》，第七百九十五頁。

官。一九二五年，張任察哈爾都統，委任彭為軍法課長兼禁菸督辦。一九二六年，張代理西北邊防督辦，委彭任秘書長。一九二七年六月，北伐，馮玉祥第二集團軍開進河南，時任檢查委員會委員長的張之江任命彭為高等執法官。兩個月後，彭母病逝，彭告假歸家奔喪。事畢，留鄉出任鎮平縣南區區長，開始著手創辦民團，同時進行軍事技術訓練，使鎮平民團成為一支頗有戰力的剿匪武裝。一九二九年一月，時任河南省政府主席的韓復榘任命彭出任河南自衛團豫南第二區區長，轄南陽、新野、唐河、方城、南召、鄧縣、鎮平、內鄉、淅川九縣。彭為擴大剿匪力量，又與鄰縣民團結成聯盟，成立宛西地方自衛團，穩定地方秩序，推動地方自治運動的進行。夏，韓委彭為豫南民團總指揮，彭堅辭不就，並與韓商准在河南省百泉創辦河南村治學院，彭任院長，梁仲華任副院長，邀請梁漱溟、王柄程、孫廉泉等「村治健者」為教授。中原大戰爆發後，韓率部赴魯參戰，河南村治學院解散，彭返回鎮平縣繼續從事村治事業，與地方實力人物別廷芳聯手推行地方自治。

韓復榘在就任河南省政府主席時，一日曾在開封相國寺邀幾位耆老品茶論詩，其間談及彭禹廷。韓說當年馮玉祥在北京派鹿鍾麟驅逐溥儀出宮，就是採納了彭的建議。鹿事畢向馮覆命後，當晚即去訪彭。鹿在彭房中見有一張彭氏「自跪自」照片（即所謂「拜我圖」），很感興趣，問有其何寓意。彭提筆在照片上寫了一段文字，示鹿。鹿閱後默記心中，翌日背給韓復榘聽。韓聞之心動，找到彭請賜一閱。原來照片上所題之字為：「民國十三年，吾跪吾前自求焉。歲月易遷，

宜求速醒莫長眠。讀書要專，立志要堅。言多易招愆，應留半句在口邊。今日應做之事，且勿待明天。」<sup>（註一三）</sup>自是，韓對彭格外敬重。

一九三三年二月，彭禹廷遇害後，別廷芳成為宛西地方自治的核心人物。別廷芳（一八八三—一九四〇），字香齋，河南內鄉人，民初為山寨「禁頭」，靠火拚發跡，遂成為一方的民團首領。後受鎮平彭禹廷的影響，全力推行地方自治，歷任內鄉民團司令、宛西四縣聯防主任等職。抗戰前夕，別擁有宛屬民團約二十萬眾，是一支不可小覷的地方勢力，並與時任山東省政府主席之韓復榘保持聯繫。「七七」事變後，日軍大舉入侵，國土淪陷，中原岌岌可危，獨南陽偏安一隅。此時的南陽已成為全省的政治、經濟、文化中心 and 穩固的戰略後方。韓認為豫西南頗有迴旋的餘地，將來如山東不守，退到那裡倒是一盤活棋。韓為此曾命張鉞去南京奔走，請求允許將來向那裡轉移，後來也曾得到何應欽的當面許可。<sup>（註一四）</sup>

濟南危急時，韓復榘令山東省府由寧陽再遷往曹縣；將彈藥、給養等軍需物資、軍醫院、修械所、傷病員及官佐眷屬用火車運送到河南漯河、舞陽、南陽等地。火車過徐州，五戰區長官司令來電阻止，並責問：「豫西非第三集團軍的後方，為何運往該地？」韓隨手在電報上批曰：「全面抗戰，何分彼此。」又云：「開封、鄭州亦非五戰區後方，為什麼將彈藥、給養存在該地？」（李

（註一三）于天命：《一代完人》，第二十章。

（註一四）劉熙眾：〈韓復榘與劉湘的秘密結合〉，《一代梟雄韓復榘》，第二百〇九頁。

確有此事)」(註一五) 韓的參謀處不知是何居心(參謀處有蔣系特務，如聯絡參謀王道生等，意在挑撥韓、李關係)，竟按韓隨手所批字句，直接電覆五戰區長官司令部，事先也未將覆電呈韓過目。李宗仁接電，大怒，將韓覆電轉給蔣介石。

韓復榘在文電上信手寫批語是他長年軍旅生涯養成的習慣，多為有感而發，並非覆電電文。馮玉祥也有如此習慣，有時看到不愜己意的文電，批語更是出奇，如：「放屁」、「放狗屁」、「脫褲子放屁」等，不一而足。

在經過一個多月的相對沉寂之後，日軍決定對濟南發動攻擊。日本史書稱：「攻克南京後，大本營決定截定膠濟路沿線及濟南黃河上游左岸地區，命令華北方面軍司令官逐步推行這一計畫。於是，華北方面軍司令官決定迅速攻擊濟南，即命令第二軍攻占該地。」(註一六)

一九三七年十二月二十二日夜，濟陽至青城間之黃河北岸日軍猛烈炮擊南岸我第三集團軍第五十六軍(軍長谷良民)第二十二師(師長谷兼)陣地，並出動飛機轟炸，掩護日軍步兵從濟陽、門檀子、清河鎮等幾個渡口同時強渡黃河。

我第二十二師負責周村以北及濟陽至青城一百多里黃河防線。河防部隊兵不敷用(用布防門檀子渡口的韓蓮臺營長的話說：「一個營擔任四十多里長的黃河防線，把全營士兵都擺到黃河防

(註一五) 孫桐萱：〈韓復榘被扣前後〉，《文史資料選輯》，第五十四輯，第一百〇三頁。

(註一六) 日本防衛廳戰史室編：《華北治安戰》，日文版。

線也看不見人。」，又無重武器，迫擊炮及輕、重機槍也很少。時值冬季，黃河水淺，河道窄，我軍防線很快被突破，其中門檯子渡口有數百名日兵衝上南岸。是時我門檯子渡口守軍只有一個連，當第六十四旅（旅長時同然）第一二九團（團長葛開祥）第三營營長韓蓮臺率第二、三連及機槍連趕來增援時，第一連已傷亡殆盡。韓營長率部拚死抵抗，身受三處重傷，躺在地上仍指揮作戰。陸續渡河的日軍增至二、三千人；我第一營營長劉志寅也率部前來增援。一場血戰之後，我門檯子陣地終於失陷。（註一七）

在門檯子戰鬥中，我二十二師六十四旅第一二九團兩個營共犧牲三百餘名官兵，其中包括劉志寅營長及一名副營長，九名連、排長。（註一八）

日軍突破我門檯子渡口後，迅速擴大戰果，占領黃河南岸寬二十餘里、縱深十餘里地區。

谷良民軍長用電話向韓復榘告急。韓命谷師撤守小清河，但小清河無險可守。韓又給谷打電話：「日軍過了黃河，我們沒有大炮是抵不住的，你先撤到周村好了。」谷師分散在漫長的防線上，部隊一時無法集結，難以形成有效戰力。敵機又來輪番轟炸，將周村車站炸毀，鐵路炸斷，交通斷絕。二十五日，周村失守。谷師以團為單位，分途向博山方向且戰且退。

二十三日凌晨五時，韓復榘把李樹春、何思源召到省府，說：「夜裡日軍已經從濟陽門檯子

（註一七）韓蓮臺：《回憶我親歷抗日戰爭經過情況》，第三頁。

（註一八）姜維翰：《韓復榘第三集團軍山東抗戰經過》，《文史精華》，一九九三年第二期，第三十六頁。

過了黄河，二十二師谷良民部已退到周村。你們該走了吧！」李、何於是各自乘車前往省府新址曹縣。

同日，日軍磯谷二萬餘人分兩路從濟陽、青城間與齊河渡過黃河，向濟南與周村進逼。

二十四日拂曉，濟南以北、黃河對岸之日軍發動猛烈炮擊，我南岸濼口陣地全部被炮火夷為平地。我軍無重炮，無法回擊，士兵只能以彈坑為掩體，堅守陣地。下午，日偽軍在煙幕彈掩護下於北岸邢家渡口強渡黃河，受到我第二十師（師長孫桐萱）第五十八旅（旅長張青秀）、第六十旅（旅長周遵時）之頑強抵抗。第六十旅因在魯北傷亡過重，戰鬥力有所減弱。晚六時，我第六十旅第一二〇團（團長孫正訓）第七連陣地首先被突破，孫桐萱率師直屬部隊趕赴前線，狙擊過河之敵。戰鬥持續到晚八時，我濼口陣地失陷，濟南之北已無險可守。

是時，自濟陽渡河的日軍五千餘人，正沿膠濟路由東向西逼進濟南。韓復榘命令第二十師第五十九旅（旅長趙心德）迅速開至濟南以東之千佛山山口，抵禦西進之敵。

韓復榘兩面受敵，擬調曹福林第二十九師及李漢章第七十四師增援濟南，同時欲請駐防濰縣並隸屬第三集團軍建制之于學忠第五十一軍暫為支援。孫桐萱奉韓命，通過電話向李宗仁提出此項請求。李拒絕之，並讓孫轉告韓：「于學忠部已決定調蚌埠，不調不行。」（註一九）（濟南失陷後，第五十一軍才被調南下淮河布防。）

（註一九）孫桐萱：〈韓復榘被扣前後〉，《文史資料選輯》，第五十四輯，第一百〇三頁。

韓氣憤至極，認為這也是以蔣介石為首的「先犧牲他的詭計」之一，再無心戀戰，決計引軍西撤。

韓復榘命令孫桐萱第二十師留守濟南斷後，第三集團軍其他各部向泰安、兗州方向撤退。

二十四日晚，韓復榘與蔣伯誠同乘一輛汽車離開濟南，到白馬山火車站換乘鋼甲車向泰安駛去。

韓復榘撤離濟南前，曾下令將省府及所屬各廳、處、高等法院、進德會、裕魯當、兵工廠、日本駐濟領事館等建築焚毀，此即李宗仁所倡言之「焦土抗戰」。韓此舉後來遭非議。不過話說回來，如果他沒有此舉，日後也不見得不遭非議。南京失陷，守軍倉促撤退，乃至各官廳之堂皇建築全部為敵方利用，如外交部大樓作為敵軍總司令部前後八年；金陵兵工廠及所有鐵道車輛器材亦未及破壞，全部資敵等，日後皆成為蔣介石政敵攻擊蔣之口實。

韓復榘撤離濟南前，韓部軍法處向商會強派了一部分鴉片，勒索四、五萬元，此即嗣後蔣介石給韓欽定的另一個罪名「勒派菸土」，即指此事。原來韓主魯期間，嚴厲禁毒，強制戒菸，歷年收繳的鴉片都保存在軍法處。後來有人反映，老年人戒菸太急受不了，往往致人死命，應考慮予以漸戒，對那些登記在冊的老年菸民，可以賣一些鴉片給他們。韓同意照此辦理。但後來因為登記的人不多，賣出的鴉片很少，直到臨撤退時，韓見也賣不了幾個錢，就通知軍法處不准再賣了。但軍法處處長魏漢章卻趁撤退混亂之機，向商會強派了一部分鴉片，勒索四、五萬元。韓全

不知情。(註二〇)韓在開封被扣後，蔣介石問何思源，「韓復榘扣留你多少教育經費」、「韓復榘是怎樣賣鴉片菸的」。何直言：「韓復榘從未欠過教育經費，也並不賣鴉片。」(註二一)

濼口陣地失守後，孫桐萱率第二十師之五十八旅、第六十旅撤至濟南白馬山，構築陣地。

二十六日，日軍遠端炮猛轟我白馬山陣地，同時發動地面進攻。我第二十師之兩旅堅持到傍晚，不支，師長孫桐萱與參謀長張測民在山洞裡打電話向韓復榘請示行止。韓回覆：「能打就打，不能打就撤。」孫遂率部撤至小萬德，停留一夜，翌日撤往泰安。

日軍衝上白馬山後，在千佛山山口設防之我第二十師第五十九旅立即處於背腹受敵的困境。旅長趙心德率部與敵拚死肉搏，傷亡慘重。敵調來二十餘輛坦克及裝甲車隊，橫衝直撞，將我第五十九旅衝散。趙旅長僅率二十餘人經運動場、侯家大院，趕到白馬山火車站。被敵衝散之第五十九旅殘部也陸續分途到達白馬山火車站會合，乘車撤往泰安。

二十七日晨，日軍占領濟南。

濟南保衛戰應包括濼口之戰、千佛山之戰和白馬山之戰在內，發生在濟南郊區濼口、千佛山、白馬山等地的戰鬥都是濟南保衛戰的分戰場，不能說非在濟南城裡打巷戰才叫「堅守濟南」，也不能說非得死掉最後一名戰士才叫「死守濟南」。在濟南保衛戰中，第二十師傷亡營長五人，連、

(註二〇) 何理路：〈韓復榘在山東〉，《縱橫》，一九九二年，第一期，第四十頁。

(註二一) 何思源：〈我與韓復榘共事八年的經歷〉，《文史資料選輯》，第三十七輯，第二百二十七頁。

排長三十餘人，士兵一千五百餘人；手槍旅第一團傷亡連、排長十人，士兵三百餘人。（註二）因此，所謂「韓復榘不戰而放棄濟南」的說法是不準確，也是不恰當的，否則將何以面對那些為保衛濟南而為國捐軀的在天之靈！

韓復榘偕蔣伯誠乘鋼甲車於二十四日晚離開濟南白馬山車站後，直達濟寧。蔣伯誠一覺醒來，以為到了泰安，不料鋼甲車已停在濟寧車站。蔣問韓：「不是說我們住泰安麼？」韓道：「已到濟寧，還說什麼泰安呢！」

韓復榘離開濟南後，李宗仁電韓，命其死守泰安，如泰安不守，可節節抵抗，撤守兗州。這時，韓已不再理睬李，命孫桐萱師向曹縣集結；曹福林師至濟寧布防；李漢章師開往定陶；展書堂師開往嘉祥；已於二十五日撤出博山之谷良民師，經萊蕪、泗水、兗州，向曹縣集中。韓布置完畢，遂於三十日離開濟寧，前往巨野。第三集團軍總司令部就設在巨野。

孫桐萱師撤到泰安後，在城外山村裡停留一天，旋即開往大汶口。三十一日，蔣介石電韓復榘，令其將主力「分布在泰安到臨沂一帶、泰山山區等地區，萬勿使倭唾手而得全魯」。是日，泰安已陷落。

待韓部退出泰安，軍委會復有令給李宗仁與韓復榘，令韓重入泰安並以泰山為根據地，指揮地方團隊游擊。李亦致電韓，促其重返泰安。韓在來電上信手批曰：「南京已失，何況泰安。」

（註二二）姜維翰：〈韓復榘第三集團軍山東抗戰經過〉，《文史精華》，一九九三年，第二期，第三十六頁。

參謀處故技重演，仍將韓所批字句當作覆電，直接拍發五戰區長官司令部。李接電，又是大怒，將韓電轉給蔣介石，指韓不聽指揮，擅自行動。

韓復榘拒不執行「死守泰安」的命令是犯了一個致命錯誤。

一個月前，李宗仁、白崇禧還反對守南京，李甚至主張宣布南京為「不設防城市」（按國際公約不能再動武，可免敵軍藉故燒殺平民）。大本營作戰組長劉斐亦建議，以少數部隊作象徵性防守，然後主動而有秩序地撤退。李認為，蔣介石要死守南京，是他犯的第二個錯誤（第一個錯誤是死守上海），但「無奈蔣先生不此之圖，意氣用事，甚至潰敗之兆已顯，他還要一守，再守，終於潰不成軍。試問在長期抗戰的原則下，多守一兩日和少守一兩日，究竟有多少區別？但是在用兵上說，有計畫的撤退和無計畫的潰敗，則相去遠甚」。（註三）李言之有理，擲地有聲，至於一個月之後他為什麼又認為「死守泰安」非但不是第三個錯誤，而且必須貫徹執行不可，自有他的道理，或許「多守一兩日和少守一兩日」區別很大了，但這一切都不是韓復榘應該過問的。韓作為一名戰地指揮官，對上級的命令，應該是理解的要執行，不理解的要執行。否則，你說沒必要死守，他說有必要死守；你說他借刀殺人，他說他沒借刀殺人，這個仗還怎麼打？

韓復榘不服從指揮，馮玉祥、李宗仁先後告他御狀，現在只一條「不聽命令，擅自撤退」，就足以名正言順地置韓於死地，何況又是以「抗戰」這個堂而皇之的名義。對蔣介石來說真是千

（註二三）《李宗仁回憶錄（下）》，第七百〇一頁。

載難逢的大好時機。

白崇禧在其口述自傳中說：「李長官見其（韓復榘）執迷不悟，將其態度轉報軍委會。蔣委員長接獲此項報告甚為重視，曾召集軍委會高級幕僚開會，出席者計有參謀總長何敬之將軍、政治部長陳辭修將軍與我（時任副參謀總長）。眾皆以為若讓韓部自由進退而不加以制裁，則軍紀蕩然，民心喪失，如此不獨參加抗戰之一百八十餘師及四十餘旅喪失信心，全面戰爭亦無法指揮，故一致主張嚴辦，以振紀綱。委員長亦有此決心。」「韓是馮玉祥之舊部，時馮為軍委會副委員長，馮平日帶兵重視愛國教育，唯韓與之關係密切，恐其洩漏，故事前並未就捕韓一事與之商量。」

一九三八年元旦上午，占領泰安之日軍沿津浦路南下，在大汶口遭遇我孫桐萱師第五十八旅之有力阻擊。敵軍先以排炮轟擊我軍陣地，繼而發起步兵攻擊。我第一一五團團長劉泮水手持大刀，率部躍出戰壕，與敵肉搏，五十九旅旅長張青秀隨之下令全旅出擊，激戰三十分鐘後，將敵第一次衝鋒波擊退。日軍增援部隊接踵而至。我第五十九旅奉命撤出大汶口，撤往兗州。是役，我第二十師第五十九旅傷亡三百餘人，第一一五團團長劉泮水壯烈犧牲。該團第三營馬營長受重傷。

同日，沈鴻烈棄守青島，所部向徐州方向撤退。

韓復榘接到孔祥熙火急電報，稱：「委員長諭，撤退時一定將奉祀官孔德成帶走。」適逢從泗水撤退下來的第二十二師軍次曲阜，軍長谷良民奉韓命護送孔到兗州。同時，第二十師亦撤到曲阜，

軍長孫桐萱也奉韓命執行護送任務。一月三日晚十時，孫、谷一同來到孔府接洽。時孔夫人身懷六甲，初堅不肯行，孔亦猶豫不決，但事關國體，時間緊迫，只得成行。谷將自己的汽車讓給孔德成夫婦乘坐，孫的參謀長張測民陪同。孔一行到兗州，換乘最後一列專車南下。谷騎馬到兗州，那裡已是兵荒馬亂，找不見自己的汽車，翌日改乘卡車赴曹縣，七日到達目的地。十日，韓復榘偕孫桐萱、劉書香去開封赴會，行前委託谷代理第三路軍總指揮，在曹縣收容後續部隊。

孔德成走後第二天（四日），曲阜、兗州相繼淪陷。第二十師與第二十二師脫離津浦路，撤往濟寧。日軍占領兗州後，兵分兩路，一路沿津浦線南下，一路沿兗（州）濟（寧）線進攻濟寧。

軍委會電令韓復榘死守運河；蔣介石電令李宗仁、韓復榘：「死守運河西岸及濟寧據點。」李宗仁致電韓復榘：「務請兄於運河之線竭力支持，固守濟寧。」

是時駐守濟寧及運河的是曹福林師及李漢張章師之一個旅。韓復榘主張在運河之線採取攻勢防禦。六日，韓命先期到達濟寧之曹福林師出動，未幾，曹師無功而返。

七日上午，日軍第十師團（磯谷廉介）騎兵第十聯隊（桑間貞二）由兗州進抵濟寧東面之八里鋪；第八旅團（瀨武平）第三十九聯隊（沼田）進至濟寧之東北。韓復榘親至濟寧布防，旋即回到巨野坐鎮。下午，日軍對濟寧實施分路合擊。韓部奮力抵抗。八日晨，日軍又增兵兩個聯隊、坦克二十餘輛。日軍兩次攻入濟寧北關，均被我守軍擊退。日軍又出動飛機十餘架助戰，將城牆炸塌數處。傍晚，日軍終於在炮火掩護下，從西、北門衝入城內，占領濟寧。曹、李兩部渡過運

河撤往金鄉。

濟寧失陷後，韓部次第撤往巨野、曹縣，韓留在巨野，戰事一度暫時平寂。



抗戰初期，蔣介石從山東撤走之七五毫米博福斯山炮。



一九三七年十二月二十七日，濟南陷落，日本《東京日日新聞》之「號外」。